

國朝文錄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國朝文錄卷之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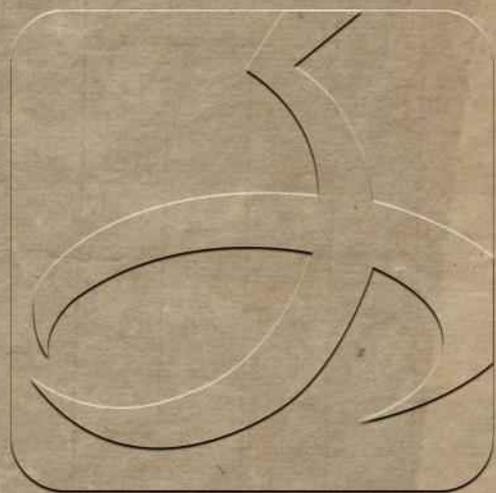
論辨類五

正統論

歐陽子始作正統論論曰正者正天下之不正統者合天下
 之不一大哉言乎而予秦晉隋唐以實之何耶蘇子作正統
 論與章子辯霸統以全歐陽子正統之論夫名輕則實與俱
 輕實重則名與俱重蘇子乃言曰正統之為言有天下云爾
 名輕而後實重有是理乎鄭子作正統論曰以正得國則篡
 之者為逆不以正得國則奪之者為非逆誠然將何以處晉
 之奪魏齊梁陳隋之奪宋齊梁陳盜人之物以為己有有鑽
 穴隙而復盜之者遂不得為盜乎魏子既折衷三家之說而
 以西晉北宋為竊統東晉南宋為正統夫祖父禦人於國門



甘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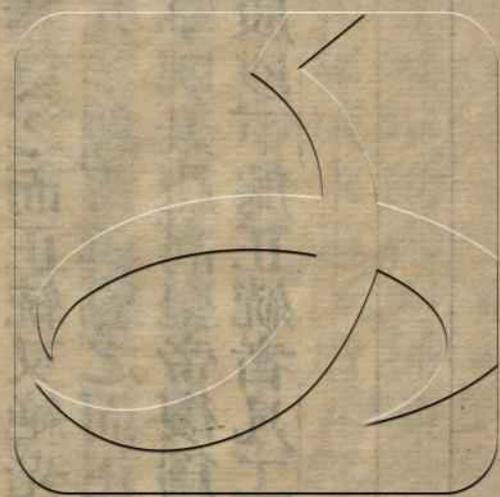


而得千金半爲人所奪而其子孫尚守其半遂謂之至公大義矣乎邱子既折衷歐陽子茅子之說曰歐陽子正統有時而絕之論吾猶以爲未能絕之之嚴以自伸其說乃謂唐篡隋而唐太宗爲無罪於正統爲正統宋篡周而宋太宗爲無罪於正統爲正統又甚於魏子之以東晉南宋爲正統矣甘子曰吾爲之嚴絕之以伸諸子之說使天下後世知正統之不可以一日而或姦篡統之名垂於萬萬世而不能改也孔子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統器也正名也禪者正統也誅君弔民者正統也正統之子孫世守其天下者正統也正統之子孫滅篡統而中興者正統也正統之子孫不能守其天下偏安於一方以繫正統之脈者正統也桀紂正統也禹湯爲之也湯武正統也桀紂爲之也外此皆非正統矣爲人臣

廢弑其君而自立者篡統也以不同父之兄而廢弟以自立者篡統也以同父之子而廢同父之子之子以自立者篡統也其勢廢矣因而廢之其人廢矣因而自立物自來而取之曰攘上以別於正統下以別於篡統曰攘統凡篡統攘統之後爲其子若孫者知其爲篡爲攘也不能不繼其統殺人之人烏能禁其子孫不世稱之爲祖父乎名之曰繼統以明篡則繼篡攘則繼攘而已古今異姓之篡統自寒浞始寒浞絕正統而少康續之易知也古今同姓之篡統自周考王始威烈考王之子也繼其統不得列於正統難知也秦周之封國也雖曰赧王獻地昭襄受之呂政二十六年齊亡而後并天下然周曰王秦亦曰王久無周矣唐莊宗取天下於朱温之手正矣然世忠唐室不能求唐後立之終有憾於人心唐高

祖以兵取天下不正興師討賊之名而襲迹受禪後漢劉知遠實仕後晉此四人者其爲攘統乎寒浞周考王而後若呂雉新王莽魏曹奩晉司馬炎宋劉裕劉或齊蕭道成蕭鸞梁蕭衍陳陳霸先陳頊隋楊堅楊廣後梁朱溫後唐李從珂後晉石敬瑭後周郭威宋趙匡胤元忽必烈此皆絕人之國弑其君父兄而自立爲君奪天子土宇而據之萬世而下聲其罪爲篡而又必嚴絕之於其子孫始足以爲亂臣賊子之懼然則曹丕劉淵之徒不逃誅乎曰民無二王上有繼統之君未絕凡建名號者皆謂之篡且不得爲統矣又何姦正之有哉若夫正篡攘之子孫則皆繼也繼正者得謂之正所以隆正統也繼篡者概謂之繼繼攘者概謂之繼所以重罪篡與攘也如是而正統可得而定矣自帝堯甲辰至夏王相凡二

百三十八年寒浞篡之而正統始絕少康中興歷商至周貞定王一千六百三十九年考王篡之而正統又絕漢高祖復爲正統十九年呂后篡之而正統又絕文帝復爲正統一百八十七年王莽篡之而正統又絕光武中興復爲正統至蜀漢二百三十九年魏曹奩篡之而正統又絕其間爲篡爲攘爲繼明如指掌明太祖高皇帝復爲正統三十五年而正統又絕自堯甲辰以下爲正統者凡二千三百五十七年



雋不疑論

魏禧

古之能斷大事者其持理必正大明切足以服天下之心故
 衆議有所不能奪然倉卒之間衆人之疑未易以正言格者
 往往別持一說以勝之雖不必其者之確而衆議無所伸其
 惑不辨而自解國家之禍遂以潛消默禦而不作後之論者
 執辭以害其意又或見其事之濟而不知其說之非抑知其
 非而不知其非而有所甚是者蓋不在區區之間也吾讀雋
 不疑收縛衛太子事而有以知之昔者漢昭之世有自稱衛
 太子詣北闕者詔公卿將軍雜視丞相以下並莫敢發言時
 不疑爲京兆尹後到獨叱從吏收縛衆以是非未可知爲疑
 不疑曰諸君何患衛太子昔蒯瞶違命出奔軌拒不納春秋
 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卽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

詔獄於是天子與大將軍皆嘉歎不疑以爲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者當衛太子之以讒賊得罪也天下莫不冤其後令狐茂上書武帝感悟不幸太子自經死猶封謁戶及抱解太子者爲列侯田千秋上急變帝又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於朔帝心之悔悵亦既甚矣使此時武帝尙在衛太子未死帝卽不更立必且王以大國父子之情益篤他時而顧謂得罪先帝爲罪人至令詔獄嗚呼不疑苟病風喪心之人則可否則天下悲其冤於當時而不疑文致其罪於事久論定之日武帝身親悔恨不疑乃誣先帝於既死而囚縛當日之儲君是蘇文江充之所爲也而不疑亦爲之乎且其經術則又謬甚祭仲逐君爲行權輒義可以拒蒯瞶此公羊氏之邪說也晉申生自殺陷父於過君子以爲仁之賊而

正名求仁諸說見於論語顧信公羊之邪說而沒聖人之正論此不通之尤者而謂其可以折服衆人無是理也然則不疑何以若是曰太子之死不疑知之審矣張富昌李壽之封事甚顯著非有幾微不足明也然使不疑明言其僞則必有人言其真者謂其已死則必有以爲有託而然若公孫杵臼趙武之事者當其時吏民觀者數萬右將軍勒兵闕下備非常可謂主少國疑震驚危難之會矣朝議紛紜不決日復一日奸雄生心黠者志取富貴愚者惑於耳聞雄俊之徒倡義於外朝士若上官桀輩陰伺於內因以煽動天下悲思太子之心則漢之天下可以立危唯以衛太子得罪先帝爲有罪則真僞可以不辨而漢人篤信公羊引經以斷亦無復知其非者故衆議可以一言而決甚矣不疑之能權也今夫解紛

亂者不控拳然用有所急則亂絲有時而可斬何者優游以解其紛此可以禦平而不可以應卒者也龔遂曰治亂民如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高洋曰亂者必斬嗚呼得二說而用之經權之際思過半矣

高允論

魏禧

國書之役高允既免罪出語人曰吾不敢愛死者恐負翟黑子故也魏子掩卷而歎曰甚矣允之言欺我哉允忠誠正直口無所擇言身無所擇行雖微翟黑子必不愛死以欺君然允必爲此言者至高之行人所樂居而允顧退然自託於小善此古人所爲不可及也或饋楊震金曰暮夜人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宣德中周忱薦龔翊爲太倉學官翊辭不就語人曰我仕無害於義但恐負金川門一

慟耳夫廉吏惡不義之財雖使天地間無復有鬼神震必不受金忠臣疾不義之祿雖金川門不慟哭翊必不仕且夫翊一門卒耳非有知己之恩國事之責也旣已更歷三朝身逢賢聖之主矣而介然不肯少汚其志可不謂賢矣哉魏子曰吾於允得保身焉中牟旣定趙簡子義田基而賞之基曰一人舉而萬夫俯首智者不爲我受賞使中牟之士懷恥不義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易曰君子以儉德辟難有以夫

趙鼎張浚陳俊卿虞允文合論

魏禧

君子之患莫患乎勇於自信而不能屈己以成國家之事故其功可以垂成而輒敗宋紹興趙鼎張浚並相天下稱小元祐壽春之捷浚欲乘勝攻河南而鼎欲回蹕臨安議不合高宗意主浚議鼎力求去遂罷鼎知紹興府孝宗銳意恢復以

陳俊卿虞允文為尚書左右僕射允文欲遣使請陵寢俊卿
議不合而帝方向允文俊卿力求去遂罷俊卿判福州假令
是兩君子者各久於為相協心畢力以匡時難則紹興乾道
所建立又何可量而卒無所成者則皆勇於自信而或毅然
奉身以退或以一身任天下遂聽其去而不留也夫浚允文
豈不知老成難得君子之寡助而天下事之難為也胡越之
人生不相識同舟而遇風則相救如左右手宋於斯時蓋亦
岌岌矣雖博求天下之賢者與之共事猶懼其不克濟而况
以鼎俊卿之為相乎且夫鼎俊卿所諍執非有綱常名義所
不容貸與安危利害之不可須臾緩也非如李綱之論割三
鎮與論僞命當以去就力爭者也昔者敖鄙之役嬖人伍參
欲戰令尹孫叔敖勿欲既南轅而反旆矣伍參卒言於莊王

改乘轅而北之及王逐趙旃敖曰甯我薄人毋人薄我遂疾
進師而乘晉軍大敗晉師於邲夫欲戰者參而所以戰勝者
敖敖之不欲戰與急於戰皆所以為國而已之意見與功名
無與焉不務於成己之志而犯難致力以信伍參之言古大
臣之用心不當如是耶吾嘗謂張耳陳餘之失以為餘失在
禍躁而耳遽收餘之印綬則忍且險鼎俊卿之失似陳餘而
浚允文有類於張耳夫浚允文豈忍且險者哉惜乎其君之
不能兩用之而宋遂終於宋也

釋左傳

魏禧

禮者人之情天理之節天子逮匹夫弗能渝焉故棄禮必敗
謙受益知憂知懼免於難故驕且肆必敗敏則有功效勤則不
匱故情必敗決者事之斷也故需必敗君子不以响响為仁

不以仡仡爲勇故植婦人之仁衡匹夫之勇必敗重則慎輕則脫慎固脫離故輕必敗人之有信車之有輪輻也故食其言必敗止戈爲武故好戰必敗弛武備者張戎心故忘戰必敗獸困則鬥民困則叛故亟作土木急苛役必敗厚味腊毒多藏厚亡故培斂贖貨必敗人有諫臣拂士猶瞽者有相故復諫怙過必敗萬物本天人本祖故蔑祖慢神必敗人神之主也有德則祥降之無德則妖興故棄人道賢鬼者必敗剛不可惡柔不可弱也是謂一張一弛故過剛必敗過柔必敗民者邦本天地之心故虐用其民必敗傳曰女德無極婦怨無終故謀及婦人以男事女者必敗立國家必正紀綱紀綱不立則其敗也旬旬如崩土而不可維故妻妾嫡庶長幼無紀必敗始進善善緣善始進不善不善緣不善故不豫教必

敗四時之序成功者退故悞而不止必敗蠶蠹有毒詩曰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故不勤小物惕近事必敗厝足之地不出扶集於獨梁則顛矣故不謀遠必敗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故有恃而無備必敗機事不密則害成故疏必敗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故翳賢德茂強大必敗一人欲爭則羣起讓則伏是以相讓則有餘爭則不足故爭必敗君子瘠己而腴人故削人自封殖者必敗親親天之合披其枝者傷其心故疏外骨肉夷同姓必敗天道福善禍淫淫則亂亂則禍生故姦必敗語曰一手獨拍雖疾無聲自盤古以下無獨君故自用不用人必敗魚不脫於淵利器不可授人故委柄不治者必敗松柏之生薄雲霓立霜雪震風凌雨不仆蔦蘿施其末則秋風下之故因人成事不自立者必敗出赤心入人腹則人樂

死故多疑必敗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立於劇驂據其過續之迹而識其面不亦難哉故輕信人必敗凡此之敗未有能一易此者是故反其道則必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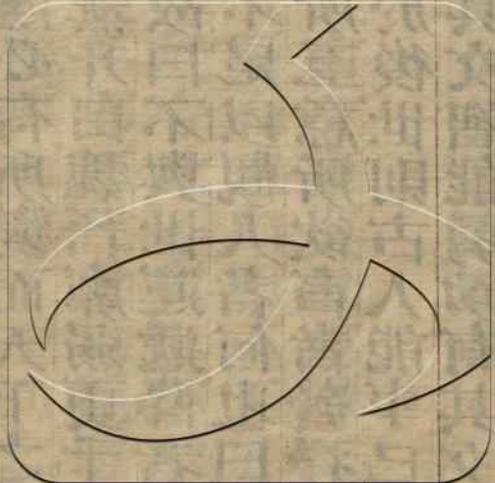
論文

魏禧

門人問曰古人言文章與世運遞降果然乎曰古今文章代有不同而其大變有二自唐虞至於兩漢此與世運遞降者也自魏晉以迄於今此不與世運遞降者也三代之文不如唐虞秦漢之文不如三代此易見也上古純龐之氣因時遞開其自簡而之繁質而之文正而之變者至兩漢而極故當其氣運有所必開雖三代聖人不能上同於唐虞而變之初極雖降於兩漢猶爲近古故曰與世運遞降也魏晉以來其文靡弱至隋唐而極而韓愈李翱諸人崛起八代之後有以

振之天下翕然敦古梁唐以來無文章矣而歐蘇諸人崛起六代之後古學於是復振若以世代論則李忠定之奏議卓然高出於陸宣公王文成之文章又豈許衡虞集諸人所可望蓋天下之運必有所變而天下之變必有所止使變而不止則日降而無升自魏晉靡弱更千數百年以至於今天下尚有文章乎故曰不與世運遞降者也曰古之文章足以觀人今之文章不足以觀人者何也曰古之文章無一定格例各就其造詣所至意所欲言者發抒而出故其文純雜瑕瑜犁然並見至於後世則古人能事已備有格可肖有法可學忠孝仁義有其文智能勇功有其文孰者雄古孰者卑弱父兄所教師友所傳莫不取其尤工而最篤者日夕揣摩以取名於時是以大姦能爲大忠之文至拙能襲至巧之論嗚呼

雖有孟子之知言亦孰從而辨之哉



賈似道公田論

林 璠

一日之利萬世之害聖人所以惡言利乃自古小人之誤人
 家國必以利進其始以裕國便民聳動人主為人主者當國
 計匱乏之時驟聞其說喜而行之府藏頓盈公私並給以為
 其言果可用而不料其禍之至此極也宋王安石言利之徒
 也神宗時開邊生事用兵糜餉安石創行青苗助役均輸諸
 新法剝民奉上四海困窮而北宋遂因之以亡南宋至淳祐
 寶祐間賈似道首創買公田之策劉良貴吳勢卿等助之藉
 口祖制限田而實以聚斂困民敵未壓境民心潰散以速其
 亡而其流禍且歷宋而元而明至於今未艾也嘗考公田初
 買之時以官品計將官戶田產逾限之數抽三分之一回買
 以充公田是猶有抑強嫉富之意也繼而數派除二百畝以

國朝文錄 卷五
下者免餘各買三分之一又後而百畝之家亦不免焉官吏奉行率以多買爲功有不勝任者知臨安府劉良貴輒劾之追毀出身永不收敘平江嘉興安善常州鎮江江陰買田皆有專官而包恢在平江至以肉刑從事廖邦桀催督常州害民特甚至有本無田而以歸併抑買自經者浙西六郡買田多至三百餘萬畝號曰公田嗚呼自秦商君廢井田開阡陌以至於宋幾二千年民俗習之各田其田各業其業祖父以長其子孫其間雖有多寡廣狹肥瘠之不同而貧不必忌富不必藏今縱不能舉井田復之反一旦取民間之田不問可否強進於公且從而刻減其價石租之田賞以十八界會子四十價錢稍多則給銀絹各半更多則給以度牒告身准直登仕郎告准三百楮將仕郎告准千楮許赴漕試校尉告准

萬楮承信郎告准萬五千楮承節郎告准二萬楮安人告准四千楮孺人告准二千楮所得者虛告所失者實產雖富民不免於破家失業夫求國之富不令國有富民可乎哉然而似道之意未嘗以爲病民也假公田以爲號買之於民非攘奪也每歲秋租特與饒減有水旱則別議收數民爲官耕者照例輸租非有多取之名也屈人主之尊以爲田主田三百五十餘萬畝歲收可得二三百萬石餘賦稅常額之外忽增此數雖天下賢君未有不顧而樂者豈知其流毒至於此哉夫公田之名昉於殷周其時私田並屬公家故有授田還田之制非如似道之買私田爲公田也買私爲公則田數有定盈於公必縮於私名是實非又爲立官倉以儲之分司以主之官佃以耕之莊官以督之比及收租原額已虧則取足於

田主或內有磽瘠及租佃頑惡之類又從而責換於田主民
產既去而獲累無窮比諸白晝擄掠之盜荼毒閭閻殆有甚
焉明太祖起兵江南定天下興新政宜改矣而銜吳人爲張
士誠死守承元之舊以此苦之論者謂明祖開創太平豁達
大度反以私怨離其民不知似道柄國時苟不作法於涼後
世人主雖極刻薄寡恩又豈能創此苛政爲困民計乎故當
明初公田之說每畝至九斗八升蘇進賦至七百九十一萬
石民棄官田而逃者鄰田一沾足則執以賞其賦良田皆廢
而不耕宣德間周文襄公巡撫江南始奏減歲四斗一升以
上至一百石者減作二斗七升二斗以上至四斗者減作二
斗一升一斗至二斗者減作一斗蘇州一府獲減課七十餘
萬石其絕戶官田召佃開墾而薄其賦照民田例民命獲甦

然公田之賦雖減而所減之賦仍均攤於民田凡州縣之公
田其數少者民田稅輕其數多者民田稅重故至今浙西田
賦輕重錯出要比浙東爲加浮蓋似道變法之後四百五十
餘年大害雖除餘毒未止古今之法其宜革而不革者又豈
少哉嗚呼窮則變變則通獨利竇一開難以遏絕 本朝深
仁厚澤漸被四海前明江西瑞州臨江等賦多增至十餘萬
蓋因陳友諒降將誤書冊籍以訛傳訛沿爲定例而 本朝
盡豁除之則浙西田賦將來必獲減裁無疑也昔者范忠貞
公開府兩浙欲奏減矣顧未竟厥施而去嗚呼後之來者其
亦體朝廷仁儉至意舉數百年來未盡革之弊一旦清之母
使忠貞遺愛不獲再見也然而難矣

或問曰孟子曰責善朋友之道也何如馮子曰異乎吾所聞
 孟子曰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以是為賊恩矣朋
 友之所為又何必盡正耶不能受父之責顧能受責於朋友
 何其弗權也且夫身者父之委體也父以不善殺子是自割
 股肱之肉耳子未可怨也譬賈舜舜不受不可以為大孝
 子之賢聖未若舜徒欲不受父言是丹朱商均五觀之屬下
 愚不移者也禮有三諫孝經有諍子論語有幾諫子猶如是
 父當可知語云鞭扑不可廢於家言教子也懼於賊恩宜有
 消息不可任意煩細耳朋友則異於是本是路人始於相善
 非有骨肉之愛也非有襁褓之親也孔子曰無友不如己者
 子夏曰不可者拒之比匪友僻為戒深至由此言之友固無

責善論

馮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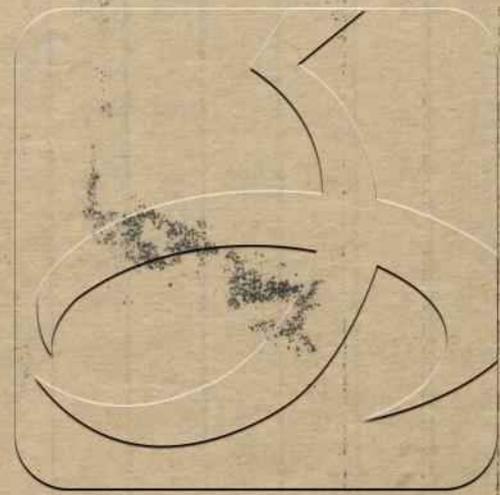
或問曰孟子曰責善朋友之道也何如馮子曰異乎吾所聞
 孟子曰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以是為賊恩矣朋
 友之所為又何必盡正耶不能受父之責顧能受責於朋友
 何其弗權也且夫身者父之委體也父以不善殺子是自割
 股肱之肉耳子未可怨也譬賈舜舜不受不可以為大孝
 子之賢聖未若舜徒欲不受父言是丹朱商均五觀之屬下
 愚不移者也禮有三諫孝經有諍子論語有幾諫子猶如是
 父當可知語云鞭扑不可廢於家言教子也懼於賊恩宜有
 消息不可任意煩細耳朋友則異於是本是路人始於相善
 非有骨肉之愛也非有襁褓之親也孔子曰無友不如己者
 子夏曰不可者拒之比匪友僻為戒深至由此言之友固無

大不善小不善人所時有時有不時諫恐朋友數斯疏矣且吹毛求疵洗斑索垢訐以爲直尙不可施於行路况於素所愛重長者之道當如是耶忠告善道可告可道亦不得云責也或言出不審以之起謗際人之名敗人之業未得其實亦何施顏面耶世衰道隱責善之事藏奸匿禍深不可測凡百君子若卒聞過情之言亦不可徒慕受善之名容易領之似忠而非不可不察也略舉十端以爲將來之戒沫舌裂毗論人過失則以爲訐而不信假託親愛輦頤狀若相覆不覺已露旁人不察遂爲口實遭其面斥固難與辨必若分析則有類於飾非責善如此是巧謗也負氣少年輕狂不更事卒聞衆毀不加甄察攘袂於稠人廣衆之中高指下劃擗髮刮面受之則不堪不受則生鬪假或事白言訛諱於失言曲

生眉目必求伸其所論責善如此是輕詆也父欲子美兄求弟勝訪尋諒直以爲子弟龜鏡奸人深揣以求納交色莊言厲自許正人先生之前壓於重故不可與爭佳子令弟含毒抱誣於隱蔽之處者多矣責善如此是沾直也窮交舊友恩紀深重內懷不報之志外無可絕之隙求其所不堪深文極詆稍或不承拂衣高引責善如此是求絕也齒貌相若同翼並足忌於先奮設疑難以搖其志慮恣詆訶以默其文章儕偶交稱指爲面諛依倚先達呼爲諂曲千變萬端託之切磋責善如此是爭名也緩急有事呼號求救內不能辨外恥怯名乃有放言虛論雖不附事情且圖可聽執之皆有端緒從之實不可行俛龜之間抗手告別責善如此是避事也滑徒投隙規欲見圖事不相涉無所施手抗於忠辭言之切切一

且誤信干將入握言利俱食責善如此是進奸也才秀地微
傾心交游希其牙齒則遺其邱山之美錄其纖豪之累日日
數之冀竿其頭不聽沖舉責善如此是排壓也內隱不清外
爲高論遠引刻譚冀人分過若與爭辯則言不可絕訥者遭
之遂被其誣責善如此是飾非也參商生禍六親不和各有
黨與辯口之士截尾藏頭俾同合異飾爲好詞實不可用稍
或異同衆非蜂集雖是非獨悟於中而理不得責善如此是
釀禍也是十端者皆名爲責善而實誣善者也子路問孔子
以無孝名孔子應之曰國士之力不能自舉意者取友非仁
人耶則仁人之於朋友必亟稱其善矣胡事汲汲責之使人
疑於見誣也與人交而絕之責之言人不善必有後患責而
致後悲君子戒之可也况如今之責善者棄講藝之功絕談

諧之歡或數十年不聞稱人一善惟責是務亦使人何以受
之哉是豈孟子之旨也使人毀名失職盡此之由如斯之人
一遇責逐詭譎萬端向之逆耳何不進之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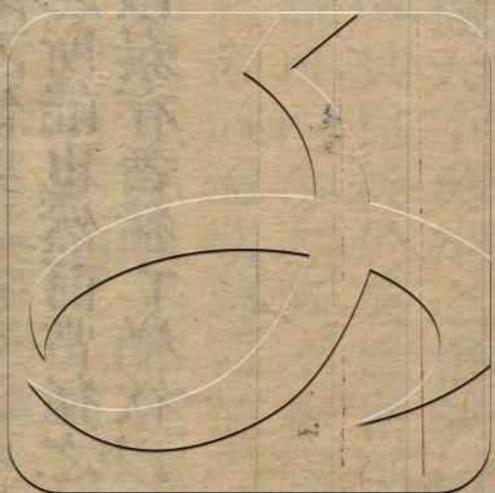
王猛論

侯方域

唐荆川曰王猛者苻堅之謀臣也此可謂得猛之著者矣猛處天下分崩之時其志未嘗不在中原及其不得已而見用於異國猶惓惓不能忘猛蓋識大義者也嗚呼三代而下亂世之臣識大義者諸葛亮王猛而已亮始終心乎漢者也猛始終心乎晉者也然亮仕於漢而為漢人之所知也猛仕於秦而為晉人之所不知也吾故舍亮而論猛當猛之隱於華陰也姚氏石氏多雄略之主豈不能出而佐之以為是氏堯僭竊者而非其志也志不肯輕出而又無以自達於晉故甯隱焉逮夫桓溫入關而後喜可知矣被褐而謁捫虱而談詎偶然哉溫見之而與論三秦之豪傑既而曰江東無君比也蓋溫且心折於猛矣乃溫還而猛不從何歎嗚呼猛英雄也

温亦英雄也天下英雄之與英雄可一望而知猛從温則温必大用猛然而温欲篡晉其從之則苟或郭嘉之下者也不從温又必殺猛天下英雄之相愛而相用也出於誠然而英雄之殺英雄與其見殺於英雄者則必皆出於萬不得已苟有可以擇之而可以全之斷不相強也故此時猛不難於舍温温亦不難於舍猛温欲篡晉猛之所知也猛必不從温篡晉亦温之所知也然猛自是始無望於晉也矣晉偏安江左僅有一桓温足以有為而又不可以從大軍一還彼崤澠函谷之間豈復尙有奉正朔襲冠帶之日哉其出而相苻堅者猛之不得已也一出而強兵富國擴疆啓宇勲績爛然說者以為苻堅之管仲是固猛之生平所裕如者也不足異也垂沒而告苻堅曰晉正統相承上下輯睦非所可圖臣死之後

願無以晉為念而後其本懷見矣故吾以為猛者非僅僅功名之人也然則猛蓋并不仕秦曰猛之才高於諸葛亮而澹泊甯靜不及即其治秦也亦以英氣為之而多不可耐使亮不遇先主則必不仕吳魏者亮之所能也猛不遇晉則并不仕秦者非猛之所能也然而當猛之時可以為晉難者莫秦若也猛存則以秦存晉猛亡猶欲以秦存晉是則吾之所為識大義者也



防海

惠士奇

防海之法莫詳於宋有海軍有海船有海道其海軍則鎮江沿海水軍江陰水軍明州水軍平江許浦水軍建康靖安水軍唐灣水軍池州清溪雁汊控海水軍其海船則有刀魚多槳凌波海鯨水哨馬雙車得勝十棹大飛旗捷防沙平底水飛馬之名其海道則泰州石港壽春花靨通州料角崇明平江南北洋秀州金山明州向頭等鎮蓋其大略如此而防海之法則又有可得而詳者大約荆湖之寇負峒爲固江浙之盜憑海爲居峒有溪谷之深林箐匪壁之阻往往仆巨枿布渠答以守官軍攻之陜則隈而入高則緣而登非踰時不得達其人習險善走捷如猿猱擒一竄百非踰歲不得平及官軍退則又出而劫略郡縣殺戮居民故荆湖常被其患而海

有風濤之險颶風礮雲不測之虞其人生長於水而識習水性踏浪如踏土使船如使馬乍東乍西時聚時散及其鉤致蕃舶採取婆蘭則什伍爲羣一呼而集其行如鬼非可跡而捕也然巧於水而拙於陸一登陸則成擒矣故常覬覦觀望陰結土人之桀黠者而啗以利使之刺探虛實或陰遣其黨役於官賈於市以爲內應率常數歲一發其患雖小於峒寇而治之爲尤難是以宋之治峒寇也以賊攻賊而治海盜也以盜防盜王居安知隆興時盜羅世傳李元勵嘯聚黑風峒居安駐師廬陵會元勵俘賊以獻居安厚賞之衆皆悅而世傳疑元勵貳己遂交惡未幾執元勵求降而世傳亦死峒寇平此以賊攻賊之法也沈作賓知平江府兼制許浦水軍郡有使臣故海盜也作賓使招其黨既至慰勉之賜衣糧器

甲得強勇千人統以將號曰義士復募惡少千人號曰壯士輕捷善鬥倍官軍由是海道不警此以盜防盜之法也人情思患則不及圖利則過之見利之在前而不見患之在後故有背鄉里棄父母捐妻子而從之者然均是利也此則有利而無患彼則利一而患十則其去彼而就此必也且彼能以利啗之而我獨不可以利用之乎有司徒知貪之足以敗類也於是鋤姦剷暴操三尺以從事而莫知暴可翼弱姦能衛良故盜常蔓延不絕當略倣作賓之法而賞其宿負署以上官之吏其不願者則籍記而縱舍焉因類推迹益招其餘而擇魁健者爲爪牙狙詐者爲耳目鈎之以隱則得其情激之以賞則得其力開之以誠則得其心洗磨技拭而用之則彼且喜且懼不敢爲非而盡得賊中之要領如此有不發發則

未嘗不備而又何海盜之足憂且海盜非天降而地出也又非若猛獸居深山而龍蛇生大澤也田橫聚島高帝招之而來赤子弄兵潢池龔遂安之而散况海島無田橫而潢池皆赤子焉用淫刑以逞哉

訛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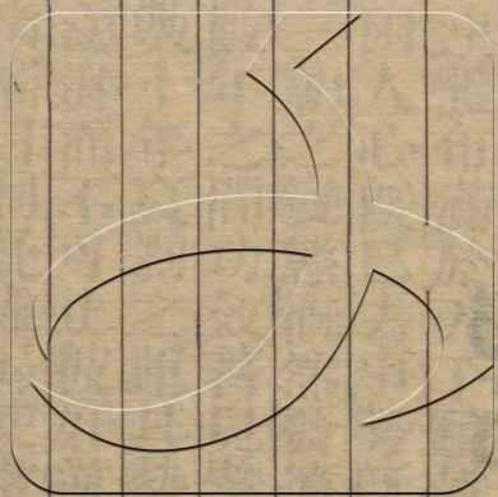
惠士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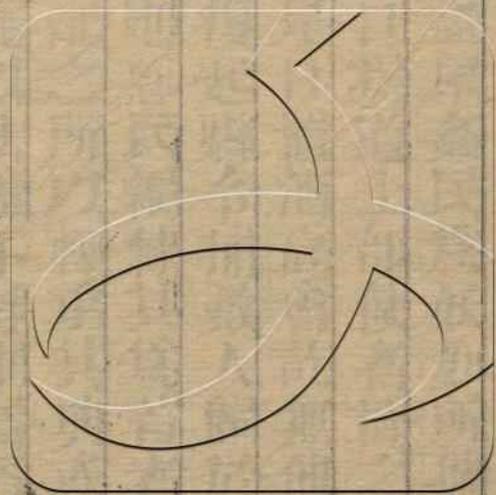
周禮八刑造言居一及其衰也訛言莫懲降自秦漢妖言者死三者起於妖成於造傳於訛也憑諸物假諸靈一夫說萬夫騰無翼而飛無趾而行疑鬼疑神使民無故而相驚縱而弗問耶則恐因是而爲亂也從而治之則窈冥不見蹤跡君子鎮以靜繩以法何謂鎮以靜漢建始三年京師民傳言大水至奔走相蹂躪老弱號呼長安大亂成帝召公卿議大將軍王鳳以爲太后與上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城以避水

羣臣皆從鳳議左將軍王商獨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城郭今政治和平何因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訛言也不宜令上城重驚百姓上迺止有頃問之果訛言也唐開成初京師妄言大兵至謹走塵起百官或譖而騎臺省吏稍稍遁去宰相鄭覃將出同列李石曰事未可知宜坐須其定宰相走則亂矣若變出不虞逃將安適人之所瞻不可忽也益治簿書沛然如平時京師羣無賴望南關陰持兵俟變金吾大將軍陳君賞率兵立望仙門內使趣闔門君賞不從良久問之乃中人自邊還走馬入金光門也水至不避兵至不動此之謂鎮以靜何謂繩以法宋太宗時益州民訛言有白頭翁午後食人兒女一郡囂然至暮路無行人知州張詠得造訛者戮之民遂帖息哲宗時鄆州民欲爲變揭幟城隅民皆恐俄

而草場白晝火蓋所揭一事也民益恐或請大索城中知州杜紘笑曰妖言惑衆乘吾膠擾而發奈何墮其術彼無能爲也居無何獲盜果姦民爲妖如所揣遂按誅之又潞州有謀亂者爲書期日揭道上部使者聞之懼檄索姦甚急知州李琮置不問以是日置酒高會詎無他孝宗時溫州樂清縣倡言方臘變且復起縣令捕數人歸於州知州樓鑰曰罪之則無可坐縱之則惑民編隸其爲首者而驅其徒出境民言乃已或戮之或配之所以輕重其典或置之或縱之所以撫定其民此之謂繩以法蓋不靜則昏昏則其法紊靜則明明則其法平未有不鎮以靜而能繩以法者抑又聞之妖則有形訛則有聲妖訛相仍姦宄其興鄭之亂也以蛇鬥秦之亡也以狐鳴誰得禁之又誰得誅之是以君子不恃法而修德存

之誠行之信誠信立妖訛息彼造言者何恃而爲亂哉





司馬溫公傳論

歷代名臣傳本

朱軾

宋至元豐之末仁英之遺老凋謝略盡光與呂公著范純仁等廢居田野年皆垂暮而呂蔡章曾之黨上自公卿侍從外至州郡盤根連體布滿於天下黷貨殃民怙兵專殺當是之時宇內既已困人心既已去事勢既已壞而宣仁太后以耄期女主熟觀三朝之變態慨然發憤思致太平進用耆艾與百姓更始雖數年之間功效著見譬猶返照之光不可以久而紹聖以後數十年衰剝之運其勢方興已如北風淒厲霰雪交下奔騰澎湃而不可止彼奸逆之熾盛雖在竄斥伏匿之中尙能舉指搖目啊疑虛喝使當事之人寒心自危變色却顧或倡爲調停之論或遂就中立之謀豈不知其不可哉其氣燄使之然也光以舊臣起家值兩宮之顧遇誓心刻骨

區理衆事如救溺追亡惟恐不及保甲青苗之法更革於前
章惇蔡確之徒放流於後期月之頃百度煥然觀其病中與
呂公著書第恐其遲回玩愒以誤國事而已彼獨何恃而能
然耶蓋其所學者皆忠信仁義之理所存者皆愛君憂民之
誠而平生所歷自州郡臺諫至領風憲預機密莫非盡職致
忠毫髮之私不留於念慮身家之計不入於心曾完養充積
氣配道義故能回頽波於既倒支大廈之將傾易所謂以杞
包瓜有隕自天者光殆似之是以誠感顯蒙聲振八表凡有
血氣之倫莫不歸心投命扶服稽首如赤子之遇其慈母也
考之史策章惇蔡京輩所以追報光者百世之下爲之怵惕
况當時親見其事者乎殆與古之鞠躬盡瘁者比矣

公孫宏論

朱軾

公孫宏以布衣應文學科位至宰相封平津侯開閣延士而
自奉清約汲黯以宏祿厚而布被脫粟譏其詐傳稱晏子相
齊敝車羸馬以朝齊國之士待以舉火者三百人事與宏同
而人品之邪正殊焉予讀史考宏遺事而知宏之欺世盜名
其術最工而心最苦也夫人爲一事而熟思審處曰如此而
人是之吾必不爲如此而人非之吾不必不爲此矯世絕俗
之士也宏固不以爲然矣爲一事而熟思審處曰如此而人
是之如此而人非之於是舍其爲人非者就其爲人是者此
亦好名之人也而宏又不以爲然宏若曰人是之而爲之非
之而不爲於吾富貴爵祿損乎益乎其有益無損也而宏且
不必爲不必不爲曰非者何如使之是是者何如使之不非
如此而於吾有益無損也而後爲其所欲爲而不爲其所不

可為其或一事而是者半非者半則較量於是非之間必使是者有解於非而非者無辭於是而後舍非而就是且使是吾而吾不喜而是者益信吾是非吾而吾不辨而人自以非者為非而後決然而為之為兩事而彼事之是於人者或以形此事之非此事之非於人者適以成彼事之是如此者又不為必是於此事者益見彼事之非非非於彼事者見此事之非非而因以知彼事之未嘗不是而後擇其有是非者為之宏之欺世盜名其為術工而用心苦類如此矣宏與轅固同徵固曰公孫子無曲學以阿世宏不為動念而仄目事之董子與宏同治春秋嘗謂宏希時從諛宏心銜之而不言汲黯於帝前切責宏詐不忠宏不辨此三子者落落寡合者也而重惡宏此宏之所以取容於流俗也或謂宏嘗毀西南

夷沮卜式非盡從諛也天子以開西南夷之便發十策宏不得一宏之屈諛也毀於前而屈於後毀為屈地也毀亦諛也其沮卜式亦猶是也凡宏所為大抵本同而不妨見異相反而其實相成薄於自奉而厚於施予其大較然也後人有鑒於宏而脂膏自潤坐視困窮而莫惜者以為吾恥為公孫子之巧佞也謬矣夫儉美德也吐握延士大臣之所以為國也如宏所為使出於中心之誠然豈非忘身報國之君子哉

五宗論

朱軾

大傳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別子者適長之母弟無母弟則庶弟之長者如周公文王之別子也周公自為祖繼別者魯公也不獨凡蔣邢茅管蔡邲霍宗之自文武以下世世子孫莫不以魯

爲大宗焉繼別云者謂繼別者世世爲大宗也爲祖卽爲宗非待再傳而後爲宗也凡此皆爲諸侯公卿世爵者言之若今始遷始貴而爲祖者卽以始遷始貴者之適長爲宗而世繼之爲大宗焉五世而遷者繼高祖者也如戊乙衆子也其子二長己己次己庚己庚宗己己此繼禰之宗也己己己庚又同宗其世父戊甲之長子己戊此繼祖之宗也祖亦庶也則己戊己己己庚共宗其伯祖丁丁之適孫己丁此繼曾祖之宗也會祖亦庶也己丁以至己庚俱宗其曾伯祖丙丙之適曾孫己丙曾伯祖丙丙之適孫高祖乙甲之適元孫也此繼高祖之宗也至己丙之子庚庚則高祖乙甲當禘矣祖遷於上則宗易於下諸己之子各以其親爲宗不復以庚庚爲宗矣繼禰繼祖繼曾繼高爲四宗合大宗爲五凡此五宗

者不獨昆弟輩宗之卽諸父以上莫不宗之宗者尊也尊大宗者尊吾始祖尊小宗者尊吾高曾祖父也以尊治卑小宗之治治以高曾祖父大宗之治治以始祖也一人之身同父之宗治之同祖之宗治之同高曾之宗治之同始祖之大宗又治之且不翅始祖四親之治之欲爲不善可乎記曰尊祖故敬宗今人卽狂誕無忌見祖若父未有不肅然斂飭者卽祖父之見子孫雖褻亦必斂容以待人能以敬祖父者敬宗子宗子亦必以敬祖父者敬宗人而宗人又莫不交相敬鄉鄰風俗之美孰有過於此乎自宗法廢上之人欲家喻戶曉使相勉於孝弟姻睦難矣宗法旣不可復爲收攝人心計莫如立祠堂聚會合族之長幼尊卑以祀其先自高祖以上遡始祖原原本本瞭然在目而餽餘介福備言燕私親愛之心

油然而生所裨於世道人心者大矣吾鄉雖樵牧能言十世以上祖三家村必立祠堂以祀其始祖大家又立小宗祠以祀四親大宗祠以族之派尊而長者主之雖非正體而儼然一族之長舉什伯子姓相與仰而承之而此族長遂為一族之統紀是猶宗法之遺意與若小宗則非如大宗法之必不可復乃吾鄉四親之廟亦以所屬長者主之無論於正體傳重之義有乖且所謂四親者自宗子言之也若所屬之長者或為宗子之叔或為宗子之叔祖為宗子之叔祖者高祖之孫曾祖之子也是所祭者祖與父非四親也宗子不得祭其高曾猶可言也而使其祖若父不得享正祭而比於無後之祔食又何貴有此四親之廟乎何如不祭之為愈乎朱子謂當立小宗法祭高祖以下親盡則請出高祖就伯叔位服未

盡者祭之此亦未為確論親盡而祧者情無窮而禮有制也喪祭無二主可攝而不可易今以當祧之祖移祀於伯叔之位勢必伯移於仲仲又移於叔叔又移於季假而富貴貧賤之不齊祭以大夫者易而為士與庶人以士庶人者復易而為大夫此義理必不可通者也祖遷於上宗易於下禮也既祀祧祖於伯叔之位則凡同高祖之親之服未盡者皆駿奔於高祖之廟將又以主高祖祭之伯叔為高祖之宗乎且此伯叔之祖若父皆別子為祖者也既移祧主於其廟則別子不自為祖不惟高祖之宗亂而曾祖祖父之宗皆亂矣如此而謂之小宗法可乎今功令嫡孫承祖重主喪主祭伯叔皆隨其後承祖重者即承高曾之重也是小宗法未嘗廢所廢者收攝統紀相維相制之道耳自遷祧之說出所謂承重者

亦將格而不行矣又安能復宗法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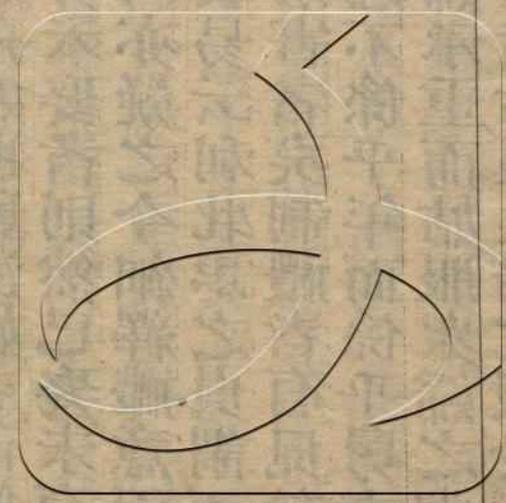
承重論

朱軾

萬氏斯大辨承重之義反復數百言大都謂祖後父沒而曾祖在適孫不得承重予謂重之義有二宗廟祭祀之重宗子主之此萬氏所謂歷世相傳之重也三年斬衰之喪虞祔禫之祭適子主之子主父喪謂之主重不可謂承重承重者父沒而子承高曾祖之重喪重祭於父也承祖重者適孫承曾祖重者適曾孫也萬氏謂子代父重其說謬已禮有攝主謂適子不在或幼而暫爲之攝也父沒而子爲主謂之攝可乎且第曰代爲之主耳則庶子可也庶孫亦可也何必適孫乎若謂代父服斬衆子與適子同衆子死衆子之子亦將斬衰三年乎又云禮家子之喪父主之曾祖以衰老而使曾孫

代之耳若然則是代曾祖非代父也借使曾祖自爲主不令孫代將不服重服乎萬氏不明兩重之義故愈辨而愈窒耳至云喪服傳有適子者無適孫孫婦亦如之此就適孫而言無適孫亦無適孫婦也舅沒姑老而傳不以年計父死母爲內主者唯子幼未娶者則然已娶未有婦不爲主者此說先儒所未及予向亦疑之今細釋禮意而知其說之不誣焉婦人以從夫爲義易云利牝馬之貞謂不自爲主也後世有母后擅權爲國家害者矣制禮者有見於此故云舅沒姑老而傳明老而傳之不係乎年而係乎舅之沒也防微杜漸之意深矣若夫孫婦承重而姑服衆婦之常服爲各盡其道假而有承曾祖之重者姑服孫婦之服於義豈爲允協蓋老而傳者傳適婦之重也重雖傳而適婦之名自在欲不服斬衰可

得乎



治論

楊名時

天下之大萬民之衆欲使無一不得其所在任相而已矣君
 心虛明則能辨賢姦而慎簡相矣相必有相德相度相才焉
 言乎德則中正言乎度則有容其才又能洞悉天下之利害
 而輕重布之如權衡之不爽三者備而後可以格君之非心
 可以知人可以任人不激不隨中也無偏無黨正也有容者
 虛懷樂善期利國而不期利身非貌爲謙恭模稜兩可之謂
 也布置輕重如權衡有識以行其才而能運天下於掌也天
 子於六卿詞臣之中察其平日之行與言果足以修身正家
 遏吾之非且於天下兵刑禮樂之大綱又一熟諳於胷中
 而不惑則其德度與才皆可坦然信之而與之共理天下事
 矣自非虛中謹幾之主烏能識之故任相難也凡九卿之職

必其人德足以率屬才足以亮天工乃可使之居是任虞書
周官詳哉言之在人君深體此意而已九卿得人而天下之
大綱以張九卿各精心簡乃僚屬而天下之庶目亦舉天子
乃可以垂裳端拱執極而進退之至於朝夕啟沃詞臣爲親
詩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人主所與講習游息者
必得慈祥篤摯之士養其德性而化其邪心然後天下被其
澤而馮翼孝德之士天子不能自知而自舉也三公九卿得
其人則能爲天子慎選侍從論思之臣矣夫言官者朝廷之
耳目也言路者國家之命脈也言官不得其人則耳目壅塞
而國脈傷詩之美仲山甫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此仲山甫
之柔嘉維則者也是故能知柔嘉之則者乃能不以國事爲
戲而所言皆訏謨辰告矣豈可以或失則剛或失則柔以所

言爲嘗試哉三公九卿深察百僚之中精明持重深知國體
者而薦之上上實察其可居言路也而試以此職則國計民
生自能去弊而興利焉如是而朝廷正矣外而督撫是監司
之表率也監司則守令之準繩也守令則斯民之師帥也督
撫不得其人則監司倚監司倚則守令弛而斯民乃重困矣
是故天子之命督撫監司也必考其平日居官之素望政治
之實績非才德兼優不得與於是選又召見而細察其人命
直陳所以爲治之要則其人之才德可知又從而反復訓飭
之使知天子以察吏安民輯兵之責寄之者如此其至而於
各提鎮大臣亦必擇其德器才能實足以守常而禦變者而
後任之則羣臣奉上德意雖海隅荒服罔不率俾矣守令爲
親民之官無以其卑而使之不得自達於天子之前每選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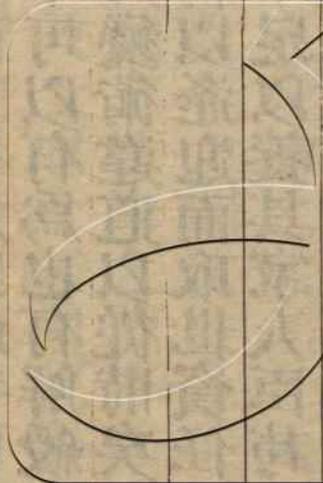
職在京者咸賜召對闕下命直陳平日居家事親之道修身
理物之方天子親覽焉且考其平日素行果能孝友廉潔與
否察其賢也乃試之職以示愛民勵士至意在任轉陞者令
各省藩司核其素行且令藩司取其條陳經濟事宜轉達御
前藩司不得有所阻蔽一倣古考言之法三載乃考其實政
而黜陟之卽下而司鐸之官亦用是考言試事之法以伸激
勸則人咸務實行尙實治士氣奮而民豫附矣此則外臣得
人之效也雖然人主欲用賢必先明教化以培植人才至於
賢人衆多乃可以惟吾所欲故詩曰藹藹王多吉士惟君子
使媚于天子蓋言養賢育才之報也上旣躬行以導之又有
黨正閭師之屬朝夕勸諭其民考其閭門閭巷之行使之歌
詩舞蹈以復其性而閑其情有不率者撻之識之郊遂以移

之載在禮經極其詳且至故其時之民雖女子小人彬彬乎
皆有學士大夫之德器儀容治遂登於刑措觀兔罝所詠知
文王之民咸成材而可用也而又擇其中之尤賢者任之以
官俾宣上德意樹之風聲故民俗益加厚民性益加醇此詩
稱濟濟多士文王賴以甯也人知文王之逸於得人而不知
文王之勞於作人則成周之功難以冀矣且其取之也自鄉
而升於國司馬司徒樂正司成之屬兢兢乎考其行而後官
而論行則一以孝爲先誠重乎其本也故曰孝友睦婣曰有
孝有德是也後之教民雖有鄉約之設而無專官以董之又
不以關於守令之考成是旣棄其樸魯之民而不教矣雖設
學宮以教士而所以教之者又略於實行而不以孝友爲先
所以取士者亦類是雖所以教之取之一本於聖賢經義之

微旨較勝於策略權謀詞賦浮華之習然比於漢制之敦尚
實行似尙未逮也况能及成周之隆茂乎此上雖銳志興治
而治卒無由進於古者以教民取士之法未善也竊以為今
欲教其民宜先責守令之臣以養民為務人主朝夕孜孜延
訪羣下畫為一定吏治之法頒之天下俾有所遵守因以此
稽守令之殿最數年之間法良意美民既咸實被其澤而因
以時深講於教民之法申之以孝弟之義自然民氣丕變風
流俗醇而可以教士取士仍用經書論策等以校其文又於
文之既中選者嚴核其行一以孝友為先如是則酌乎古今
之宜既得先王之意亦不至矯拂乎今時之尙矣且古之所
以察吏者載於周官雖為法甚詳然皆一本於愛民厚俗之
意而又隆禮重祿以卹其家人之私如是而下不黽勉奮發

願託於君父之腹心者非情也今一以法繩其下善催科者
則上考勤撫字者或勿庸名為廉能稱職者間亦有剝民以
奉大吏者矣不然則工於彌縫者矣皆法使之然也是以下
雖有愛民之心而不得施雖竭報國之誠而不見卹賢人君
子知時之終不可以有為也有解綬去耳肯枉道以徇人哉
其中材以下乃變術違道以從時矣又其甚不肖者乃恣為
貪墨無恥之行以逢迎而取世資任法之弊至此俗何由而
古乎又况祿不足以養其家人臣苟以奉公忘私為事雖仕
至三命以上啼飢號寒猶且不免焉夫欲責其貪而又無以
養其廉吾不知為人臣者何所資而可以兩全於國家之際
也縱忠臣良士斷不以此易節顧安可以望諸庸臣哉若
厚祿以待之而復嚴其貪墨之罰則庸臣亦可以為良臣人

君治天下使庸臣盡為良臣國家實受其福故愚以為今宜寬下吏之文網而優其俸給則古治可復也夫任良相以容賢敦教化以厚俗去苛薄以郵不為治之要務也設誠而致行之則以正君心為本



原教

李紱

教之說何昉乎中庸言修道之謂教道惡在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是也道在於是則教在於是矣教莫古於唐虞其使契為司徒敬敷五教也亦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而已孟子敘述三代之教謂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然則舍五達道棄人倫無所謂教也魯論稱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文者修五倫之禮節也行者踐五倫之實事也忠信者以親義序別信之實心而修其禮踐其事也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智仁聖義中和即中庸之知仁勇所以行此五達道者也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卹孝即父子友即兄弟睦者兄弟之推婣者夫婦之黨任卹者

朋友之交其教之而興之者君而承其教而升焉者皆臣也
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皆五倫之所有事所以相治相養
而遂其親義序別信之心者也聖人繼作其教遞詳教之以
佃以漁焉教之以耒耨焉教之以懋遷交易焉教之以衣冠
焉教之以舟楫焉服牛乘馬焉斷木爲杵掘地爲臼焉教之
以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焉教之以上棟
下宇焉教之以葬以封以樹喪期有數焉教之以書契百官
治萬民察焉其爲教甚繁而總其藝之概則曰禮樂射御書
數皆五倫之所有事而已其人之等雖有君卿大夫士庶人
之分其人之業雖有士農工商賈之別而總其人之類則曰
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皆五倫之所綴屬而已是故天下
無倫外之道卽無道外之人天下無道外之人卽無人外之

教自二帝三王以來莫之或易也沿及後世乃獨目聖人之
教爲儒而又有異端邪說與儒者之道分行崎立而多爲教
之名者何也曰二帝三王之時教主於上作之師者卽作之
君者也至周文武而下道在周公則移而之臣矣然猶行其
道於朝廷之上也至孔子而移於士矣儒者士之別稱不必
皆能爲聖人者也故孔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
儒儒行出於漢不必實爲孔子之言然哀公問儒服而孔子
猶不以儒自居至戰國時有楊墨之言然後以學周公孔子
之道者爲儒墨者夷之所稱儒者之道是也而孟子亦曰逃
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而儒之名於是乎乃立楊氏爲
我墨氏兼愛未嘗遺棄五倫也而推其流弊之所極至於無
父無君孟子以其有害於人倫也故辭而闢之至後世乃有

所謂道與釋者出焉而後天下乃有倫外之道乃有道外之人乃有人外之教夫所謂倫外之道者何也人之一生有理有神有氣有形仁義禮智信者理也知覺運動者神也屈伸呼吸者氣也耳目口鼻四肢者形也以理宰神以神運氣以氣運形施之身措之世而人倫出焉所謂道也若釋之道靜守其神而已知有神不知有理惟恐一事之擾吾神故空諸所有雖遺棄五倫之人而不顧也極其靜之明可以彰往察來而動則昏道之道專致其氣而已知有氣不知有理惟恐一事之損我氣故清淨無爲雖遺棄五倫之事而不顧也極其專之用可以却病延年而勞則敗是所謂倫外之道也倫外之道無與於家國天下故曰道外之人道外之人無與於修齊治平故曰人外之教昌黎韓子欲塞而止之則孟子放

距之說也歐陽子欲脩其本以勝之則孟子反經之說也然吾謂不必塞而止之也彼不塞而吾之教無不流也彼不止而吾之教無不行也亦不必修其本以勝之也不修而吾本自在也吾本在而無不可以勝之也何也吾儒之教聖人之教也聖人之教修五達道之教也聖人之教而有一日不流不行不修焉則不足以爲聖何也無君臣焉則強陵弱衆暴寡而天下亂矣無父子夫婦焉則生人之道滅而乾坤或幾乎息矣有父子夫婦自不能無兄弟而朋友則亦彼之所不能無也是吾儒之道固萬古流行於天地何必取彼二氏者塞而止之而後流且行哉或謂聖人之教後世未必能如二帝三王之修之也本之不足則從彼者衆烏在其能必勝也曰本固未嘗不修也後世之修之雖實心實政亦與時爲盛

哀然未有舍五倫之說而可以治天下者也是吾之本無日而不修也本無日而不修則儒者之教無人而不遵而勝不足道矣子疑二氏之衆而守儒教者之少耶儒不必冠章甫而衣逢掖也凡南面而臨天下者君也即儒者也承流宣化於下者公卿大夫士也即儒者也趨走而在官者府史胥徒也即儒者也耕且斂者農也即儒者也懋遷有無執藝事以食其力者商也工也即儒者也何也彼皆有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道者即皆聖人之教也彼遺棄五達道而為道與釋者特養神養氣之一術蓋千萬人而一二人者也千萬人而一二亦焉能為有無而又何勝不勝之足言乎吾故曰天下無倫外之道即無道外之人天下無道外之人即無人外之教也

原命

李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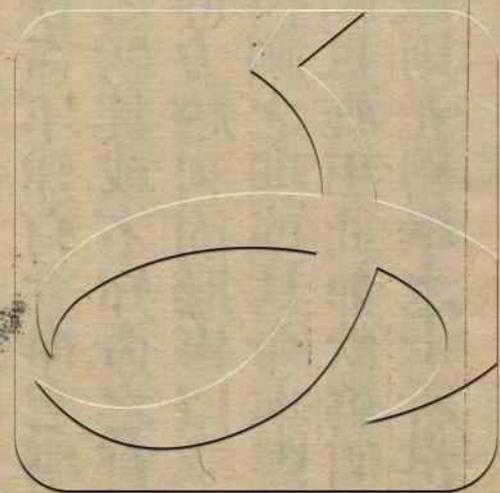
人所以不能為聖賢者病在信命不堅以利為可趨害為可避也利害之心勝則雖天性之良聖人之訓不足以止其趨避之妄而終身於皇皇戚戚之中且人之所以不能為聖賢者又病在過於信命以為命既有定修德未必獲福為惡未必獲禍也弱者任運無為如無舵之舟而聽其所之強者如橫流之水東潰西決而莫可防遏弱者欲其自強為善而不能強者欲其回心嚮道而亦不能也是故古來惟成德之士安於義而不必言命而欲與溺於嗜欲之人言學則必使之信命知趨避之無用乃可與從事於聖賢之塗以復其良心大雅所謂無畔援無歆羨而後可登于道岸也又必使之不專於信命知惠迪之必吉從違之必凶然後可以啟其善念

而禁其逸志孟子所謂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也顧命之所
以為命未能使之深知則亦未能深信之焉命之說有二有
有定之命有無定之命有定之命侯之而已無定之命立之
而已故君子有俟命之學有立命之學何謂有定之命天以
陰陽之氣化生萬物而人為最靈物之命不足論也於人乎
驗之凡氣有消必有長也有生必有息也消長生息互為乘
除故人之所值有盛必有衰也有衰必有盛也當其盛不能
遽使之衰故曰天將興之誰能廢之當其衰不能遽使之盛
故曰天之所廢不可支也此命之有定者也何謂無定之命
天之生人也有是氣又有是理氣有消長理無消長氣有生
息理無生息盛者不遽就衰而君子不敢不憂其盛衰者不
遽復盛而君子必有以救其衰也故曰命也有性焉君子不

謂命也此命之無定者也有定之命有四曰天下之命曰一
國之命曰一家之命曰一身之命天下之盛也禹湯文武以
致治其衰也孔子孟子莫能救之國之盛也齊桓晉文用之
以霸其衰也公儀子為相子柳子思為臣魯之削也滋甚家
之盛也父作而子述其衰也反是身之盛也道之將行也其
衰道之將廢也此四者命有定而君子侯之莫敢怨尤焉無
定之命亦有四秦并六國天下盛矣而仁義不施則二世而
亡周轍東遷天下衰矣而文武成康積德累仁則數過其祿
吳夫差越句踐國盛矣務詐力則旋滅魯衛之國積衰而魯
秉周禮衛多君子雖衰而久存驕旅之臣五世其昌家雖衰
可以盛也樂郤之族降在阜隸家雖盛不難衰也其在身也
亦然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是也此四者命無定

而君子立之論理不論氣故謂性不謂命也或謂君相造命國與天下大權在焉宜可以立命若士大夫一身一家之微恐理不勝氣則命亦未易立嘗見爲善者未必獲福爲惡者未必獲禍則立命之說未可恃與曰此皆僅見未定之命而未嘗究觀其所積也積之道國與天下固然而身家其易見者也易傳謂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又曰積善之家必餘慶積不善之家必餘殃蓋小善小惡不足以轉移氣數必積焉而後命可轉也就一身言或以將降大任而困阨之以動其心忍其性增益其所不能或以其惡方茂則益其疾而奪之鑒蓋皆未定之命也就一家言則固之餘慶餘殃所及非僅一人之所致者昔欒武子治晉國人思之如甘棠之思召公故其子桓子貪欲無藝宜及於難而

賴武之德以沒其身及懷子改桓之行修武之德宜可以免而罹桓之難以亡於楚蓋皆家所積使然耳烏有不可立之命哉是故有定之命則居易以俟之所以息怨尤無定之命則修身以立之所以扶人極也今之人徒知命之有定因以放達任運爲俟命不知有立命之學固自棄其可求之福而無異於不靈之物其或不知命之有定又不務修德積善以立命徒欲以詐力趨利而避害以求非分之福此行險徼幸之小人斷無得福之理或其命本豐倖而得福而多此詐力其本心已失禍且旋至此如飲鴆酒以救渴餐毒脯以救飢卒於身名俱滅則尤爲學之士所當深懲而切戒之者也



伊尹論

沈近思

甯都魏氏曰嘗讀孟子伊尹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則伐夏之舉出於伊尹之獨斷無疑湯雖躬聖人之德有危疑而不敢輒發者使非有任如尹以別嫌疑定猶豫安能斷然出此又曰古今國家危疑之際非常之舉必求夫強力明決敢犯眾議者挺身以發其難然後大事可濟又引霍光議廢昌邑王羣臣失色莫敢發言田延年離席按劍以大義責光脅羣臣而後議者聽令以比尹愚以為魏氏之論施於漢唐以下之君臣則可而非所以議聖人也聖人之心如天然至公而無私者也湯之革命應天順人除殘去暴救民於水火之中何危何疑而曰不敢輒發况是時民之惡桀則曰時日曷喪予及女偕亡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徯我后后來其

蘇普天率土莫不引領戴商以勸伐夏何嫌何疑而曰必尹之獨斷且尹之所自任者在救民不在伐夏尹之言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其視天下匹夫匹婦有一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納之溝中此則尹之所以獨斷而自任者也尹應湯之三聘而起湯使尹五就桀是湯之初心本欲忠桀而薦人於天子尹之初心亦未嘗不欲以堯舜之道有爲於夏也迨桀決不能用尹然後尹決意歸湯桀惡日著斯民日受其毒然後不得已而伐之伐夏非湯與尹之本志也而豈敢斷乎而可曰危疑不敢發而必求人以發其難乎夫使湯之於尹止求其能斷止求其發難則三聘草野之時已定弒君取天下之計而後日之五就五去皆爲湯之間諜矣而豈聖人至公無私之心哉

吾觀隋之獨孤喻以騎虎宋之光義加以黃袍此可謂之獨斷此可謂之危疑不敢發而必求人以發其難魏氏之論直以獨孤光義視尹也或曰武王之伐紂曰無貳爾心湯之放桀亦曰予有慚德茲非其危疑不敢發而欲人斷之歟曰此聖人畏天之誠謙己之厚所爲臨事而懼也而非危疑不敢發而欲人之斷之也

宋論

沈近思

魏氏禧曰吾嘗觀北宋之禍罪在章惇蔡京數奸而實司馬光呂大防諸賢自貽其患南宋之禍罪在秦檜韓侂胄數賊而實岳飛韓世忠諸賢將坐失其機又言司馬諸賢能取小人之桀雄者斬殺之其次者竄逐之則太后雖崩無足慮哲宗雖暗無有能盡惑慮不出此而優柔養奸行調停之說止

從放逐或罷使閒居或仍立朝不知逐者可還罷者可起在朝者可攀援以至得柄又言使飛不奉詔不班師內覲其始若同於叛臣之偏強跋扈而不可制而專力圖金克中原以迎二帝然後還戈而清君側解柄伏闕自尸抗命之罪雖有百檜不足爲憂愚以爲魏氏之論是教天下以殺教天下以叛而非理勢之正者也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天下無道內小人而外君子天下有道內君子而外小人甚衆能取而盡殺之乎欲盡殺之誅之不可勝誅若云大者殺而其次竄逐竄逐者可復還而攀援得柄何以使之永無患乎是以聖王貴舉錯而不貴斬殺且熙甯之政雖出於王安石諸人而實神宗之所自爲也羣臣爭辨方執父沒三年無改之說以言而吾又不可以遽用殺也吾意溫公固宋

之賢相但是時賢才衆出不能恢宏以復三代之治第規規以祖制爲不可改此未免因安石之敗而懲羹吹虀之過以妄於卑陋爲可憾耳若夫北宋之禍爲自貽其患而教之斬殺則非所以責司馬氏也傳曰臣之事君有死無二此天地之常經古今之定理也岳忠武之戰必勝攻必克雖其智勇絕人然亦忠義正大之氣足以懾服人心而號令天下所謂兵有先聲者此也今教之不奉詔不內覲若叛臣之跋扈則其身已先陷於不義之地而名旣不正又誰爲戰乎且將帥與藩鎮異藩鎮之可自專者以其有土地人民足自守耳將帥之權止於軍中名義一失則三軍解體進退無據忠武身爲叛臣一秦檜制之有餘彼將悉發將士甲兵以拒其後令金人大師以殲其前忠武以不忠不孝之孤軍而四面受敵

吾知卽懸首於虜庭矣又何能俟克中原迎二帝然後還戈
解柄以自明其心跡也哉此亦非所以責忠武者也又言河
北義士聞用兵則喜聞罷兵則感憤涕泣安有不翕然聽從
朝廷畏金如虎金畏忠武如虎則朝廷安能制忠武韓劉諸
公又安肯舉師而殲忠武不知河北義士之翕然來從者從
宋也非從叛臣也金之畏忠武者畏宋之忠臣非畏宋之叛
臣也韓信爲漢攻項勢如破竹而反漢則一婦人縛之有餘
此理勢之易明者也韓劉諸人奉朝廷命安敢有阻卽曰不
肯舉師以殲忠武天下甯無爲檜用之韓劉乎又言忠武一
日爲純臣則舉朝忌之殺之忠武一日爲叛將則舉朝畏之
尊之就令如是叛之一字非所以訓人臣而况勢窮理逆萬
萬無成事不成而徒受惡名以死愚者有所不爲也嗟乎宋

至孱弱支持數百年而不遽亡者全賴上之人以寬仁待下
而下之人以忠義事上雖強大不及於漢唐而風俗人才遠
過之此齊魯王伯之分特人君多委靡不振誤信奸邪以卽
於敗亡而豈諸賢之過哉今魏子一教之斬殺一教之背叛
則不獨篡逆之禍卽起於肘腋而天地綱維之裂且爲禍於
萬世此與宦官策欲選寡婦入宮給事之說同爲害理傷教
之甚者也

遠慮論一

沈近思

辛丑之夏臺灣朱一貴以餽鴨公魔揭竿爲亂從者數萬人
武臣死文臣逃數日之內遂失臺灣制府赫然震怒親視師
廈門立檄提鎮帥師進討水平風順不匝月而遂能克復此
不世之功也論者曰平臺易安臺難是已然亦知所以難之

故乎聚數十萬無室無家游手好閒之人於一處而不爲之所此可爲寒心者也有人情有父母妻子則恩情維繫而多所顧戀心氣柔馴而思相保聚是以雖欲爲非而恐禍及父母累及妻兒畏罪株連而有所不敢一朝忿發而母止其子婦阻其夫身被纏縛而有所不忍不敢不忍而後其人可得而治也今無室無家之人血氣易剛心膽愈大視禍害甚輕以爲我子然一身何往不可事成則富貴事敗則脫逃卽死亦無顧慮何不敢不忍之有乎而且千萬爲羣呼朋引類無妻子則無內外而晝夜可以常聚無父母則人盡兄弟而異類可以同居拜把插盟酗酒賭博習拳勇以爭強連羽翼而稱霸始行窺於村庄繼抗拒乎官府小則爲盜大則爲亂此自然之勢也而且土曠官少內地州縣不過百里今臺灣有二

千里之幅幘而止設三縣諸羅且有千數百里之遙一官之耳目有限而欲其管束千數百里之地方雖甚長才亦必不能夫以無室無家之人千萬爲羣而聚於千數百里官長耳目所不到巡察所不及之處聽其出入自由日繁月盛而不爲之所此可爲寒心者也臺地流雜至一二百萬其人衆矣田園日闢膏腴倍收其地廣矣洋通禁弛百貨皆集其財聚矣鹿耳之門四面鐵沙一夫當關萬舟莫入可謂天險矣寥寥三縣官吏稀少則巡察疎也鎮兵缺額素不操練則武備弛也內地過臺隔一重洋風順則平波靜浪一葦可航風逆則駭浪驚濤儼同外國文書羈遲呼應不靈踰月經旬急切難到則勢處孤危非同內地之可以臂指使呼吸通也今幸而如朱一貴之無知則削平易耳設有黠者如鄭成功輩

竄入其中則文官如歐陽凱王珍等之庸懦或死或逃而彼則撫數十萬流雜之眾據二千里膏腴之地以重兵守鹿耳之門以勁卒取澎湖之島且拘收船隻不放過洋則臺灣已失而內地尚不知也及內地既知而彼謀已定我反為客以內地之兵攻外洋之寇鹿門天險難以飛渡勞師動眾未易卒平可不為之寒心哉雖 聖朝洪福萬無是理然曲突徙薪豈為過慮奈之何而不早為之所也

遠慮論二

沈近思

或曰戡亂之後宜安靜休養今子欲有所更張無乃擾民而使之不靖乎予曰否否治國如治病病根已去元氣大傷則宜用補劑所謂安靜休養也病根未去洩劑未用而遽用補劑適以長其病根而為害滋大曹參之曰飲醇酒承秦之敝

也趙普之杯酒釋兵踵五代之亂也湯火之後民生殘苦亂極思治則宜安靜休養以培其元氣今臺灣之變乃因太平日久法度廢弛奸民無忌治極思亂是宜整綱飭紀以除其病根易曰君子以經綸經者分而理之也則設官分理為安臺之要務矣臺地二千里一府三縣俱住府治官不知民民不知官亂之所由生也今宜照內地縣制或一倍或兩倍多不過三百里而止分作八縣以抵內地之中郡則官之耳目可以周知一縣而巡行可以遍歷四境才智可以展抒而精神可以管攝就一縣之中分而為都圖保甲統領約束絲連繩牽則村庄大小戶口多寡可以一目瞭然而稽察無遺俾各官其地各子其民分疆畫界定宅安居此不能之彼彼不能之此不獨外來之奸宄各有盤查不能越海渡洋而潛匿

卽臺地之居民各有管轄不能踰庄越界而逃藏一道一鎮
彈壓府治駐兵三千游守千總分防各縣各駐千兵分地而
守因糧而食一有竊發務必緝獲盜賊不除必成大寇一縣
疎防卽將一縣之文武照內地處分庶地方各有責成而官
吏俱能展布不至束手無措否則寥寥三縣同居一處地方
遼闊茫無畔岸賢能欲下手而無從庸劣惟肥囊以自利上
下徇情漫無綱紀苟免三年卽圖陞去真如傳舍之往來逆
旅之信宿視地方之利弊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漠然不加
喜戚於心是有官一若無官也可勝歎哉或曰設官之制內
地宜詳外方宜略故唐虞之制弼成五服外薄四海止建五
長而已今予欲照內地之制分爲八縣無乃迂而碎乎予曰
否否外方之設官宜略者以其地非要害也以上不毛而人

稀少也今臺灣之人民較內郡而更多臺灣之土地較內郡
而加闊臺灣之百貨較內郡而倍聚臺灣之風俗驕奢人情
險惡較內郡而尤甚豈可設官之制獨比內郡而加少乎以
再有之才所治不過方六七十里如五六六十外洋之難治十倍
內郡乃欲以一官理千數百里難治之地豈皆才過冉子乎
其以臺灣爲非緊要乎臺灣居大海之中有臺灣則海爲我
有閩浙兩廣江南山東以達於盛京皆倚海以爲疆者也臺
灣靖則七省甯臺灣實爲東南萬里之保障而豈獨閩地一
省之外衛哉則臺灣之爲緊要彰彰明矣而設官之宜詳立
法之宜周不待再計而決者也

遠慮論三

沈近思

或曰設官雖多如不肖之輩平日則馬弔相聚有事則相率

而逃耳何益於治予曰否否任官惟賢才有治人無治法所論之法爲賢才而設非爲不賢才者而立也曰既有賢才法將安施曰惟取數十萬無室無家之人處之得其所而已其事在爲之以漸而行之不覺庶可有濟夫此數十萬中有好勇使氣才力過人而能作亂者不過百人中一人而已彼既負此桀驁之姿必不肯甘心胼手胝足從事於農業者也不過借傭工以藏身而暗以肆其結黨行兇賭博酗酒之習地方之壞皆由此輩而愚民則效尤成風耳爲文武官者或於月朔或於季終借讀法講武之事會集鄉民見有勇力過人氣概出衆者卽拔而取之置之行伍濃其賞賜美其衣服令其豔慕而樂爲今日拔十人焉明日又拔十人焉十人爲隊領以隊長十隊百人領以百夫長百隊千人領以千夫長嚴

加操練團弄純熟如有過犯軍法從事不出半年而臺灣之兵皆精悍而充盈迨兵多之後於換班之時令材官約束潛移過臺以充內地各標之軍實如此數年則精英悉拔壁壘俱新而緩急可用蓋人各有志得其志則治失其志則亂人各有欲順其欲則治逆其欲則亂人各有管束有管束則治無管束則亂人各有職業有職業則治無職業則亂今以好勇恃強之人而使之爲兵馳馬試劍挾矢持戈則其志得也此輩所欲在衣服飲食而按季食糧勤操邀賞則其欲遂也行伍森嚴號令分明則管束有人而桀驁飛揚之氣不得逞也日省月試勤操熟練則職業難曠而浮蕩縱肆之惡習自然消磨也臺灣之不靖不過此輩作祟耳今旣拔而取之則其餘皆庸愚無知蚩蚩之衆耳蚩蚩之衆將惟吾法之行而

誰敢或梗其令况分八縣以治之乎戶口易查而奸宄難匿也嚴保甲以清之釐田賦以安之完室家以定之明鄉約以申之設義學以教之化頑暴之風而爲馴良之俗變海島之地而成禮義之鄉則紀綱法度之詳可次第施布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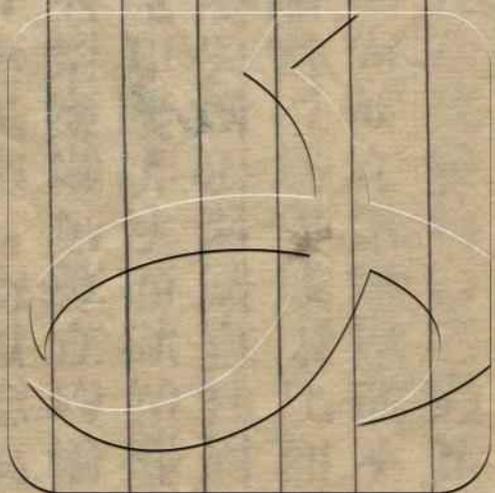
遠慮論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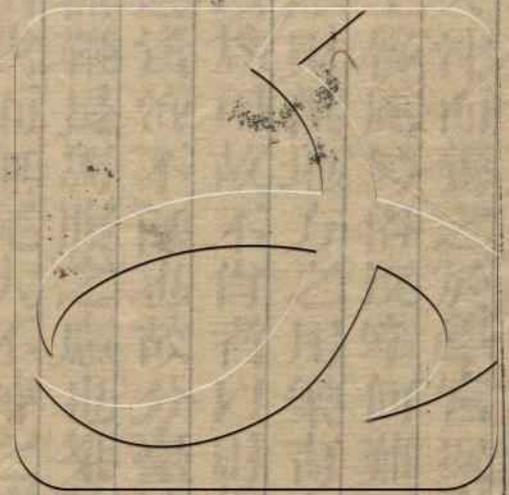
沈近思

或曰桀鷲之徒既隸之兵矣蚩蚩之衆將安所置之曰八縣既分地制有定則一二百里之內可以周覽而知也且保甲既編戶口有籍則有室家與無室家之人可以按圖而考也其有室家者各田其田各宅其宅無論已其無室家者或籍內地漳泉或籍廣東潮饒俱必有家屬在彼或限以三月或限以半年令其回鄉搬取來臺方許其授田居住而違抗不從者則驅逐過洋如此則在臺之民皆成土著而永無外來

之流雜况以一縣之官經百里之地丈量可清而欺隱漸出荒蕪既闢而田園自多以欺隱荒蕪之地分給有室家土著之民使之各墾其地各管其業各完其稅各當其差無僱替代管一田三主之紛擾而各有父母兄弟以相聚各有夫妻子女以相樂無異類客庄結盟拜把之惡習而且編以保甲嚴以約束十家爲甲則有甲長十甲爲圖則有圖總十圖爲都則有保長鄉約日稽月查朝巡暮察奸宄何自而潛藏地方何緣而不靖或曰臺地患在人多今既盡有家室將來生齒益繁恐爲害益大曰所患乎人多者以其無家無室流雜之奸民也若有室家土著而各有職業之良民雖多亦復何患况爲政必兼教養禮記云家有塾黨有庠古時蓋無地無學也中等之人教而後善不教則放佚爲非勢所必至務必

每村每庄設立義學人生六歲卽令其入學教之以灑掃應對愛親敬長之禮十五以後講明大學令其作文其有秀出人羣者卽令入泮而養之於學宮况臺道有考試之權激勵勸懲可以自主移風易俗反掌何難而義學之費則出之於官庄以地方之財供地方之用樂育人才挽回風俗皆由於此無財不可以爲用故不肖者以財爲囊橐之物而賢能者以財爲經濟之資洵不誣也故分臺地爲八縣則地方有官設施可展而無鞭長馬腹之慮也桀驁之徒收而爲兵則民氣漸柔操縱由我而無尾大不掉之患也愚民各有室家團團保聚則一本自有連屬異姓難以同居而奸宄無以潛藏流雜可以驅逐也鄉里各有義學習慣自然則童蒙得其教養長大無患其爲非而秀者旣知其禮義愚者不憂其或梗也所謂化頑暴之風而爲馴良之俗變海島之習而成禮義之鄉者其能外此而他求哉





曹參論

楊繩武

西漢賢相首數蕭曹曹參相業無所表見惟當去齊時傳稱其屬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慎無擾也其事至庸近瑣褻而以其爲治道無大於此疑其言之過然吾觀漢初論治大率以清淨不擾者爲尙故文景斷獄歲不過數十此卽無擾獄市之意而後之論者以爲與成康比烈則參之爲治可知已孝武之世此意寔失用張湯減宣杜周王溫舒諸人以慘急刻深爲九卿行見知腹誹法而獄始擾矣用東郭咸陽桑宏羊孔僅爲大農丞筦鹽鐵船算立均輸平準法而市始擾矣用楊可縱告緡令籍民錢財物以億萬計田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無不破而獄與市互擾矣當是之時法令如牛毛言利事析秋毫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論者謂漢治之

衰實由於此蓋至是而後歎曹參無擾獄市之言治果無有大於此也傳又稱參爲漢相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顛若畫一曹參繼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甯一夫蕭何佐高帝定天下奔走戎馬之間日不暇給其所定律令非若周公官禮爲萬世不可易之制作也而參守之勿失其效猶如此大抵國家成法當祖宗創建之初其節目必疎闊而無苛細刻薄之條其課效必從容而無督責旦夕之事後世英銳之主喜事之臣奮其私智菲薄前人以祖宗爲不足法思欲更而張之而其弊乃百出而不可救宋熙甯中王安石用新法爲青苗均田雇役數事附會周禮其名甚美而其實不便於民當時與安石忤者悉目爲阻撓而斥逐之於是自太祖太宗以來六七世相承之良法美意蕩然無存而百餘年休養生息之天下靡然騷動不一再傳遂貽靖康之禍由此觀之變祖宗之成法者其弊不至於敗家亡國不止也嗚呼可不懼哉夫觀於安石之變法爲宋之所以亡則知曹參之守法爲漢之所以興較然已世之願治者誠舉曹參治齊治漢之遺意而推行之毋以爲迂疎疲驚而不足爲則幾矣

養魚說

楊繩武

今有方池數十引溪湖之水養魚數歲主人之朝夕取於是祭祀賓客燕享餽問之需取於是是一家之中內外上下男女大小一匕一箸之需無不取於是每歲計其羨入攜而鬻之市魚故不竭也望衡對宇臨淵而羨者持竿舉網日相習無間主人不禁也魚亦不竭也星月之夜風雨之晨遠近業漁者聞池之多魚也呼朋引類習者鼠者巢者囿者罩者义者

藉者緝而竿者綸而鏃者筇筍者篔簹者交錯於池各飽其欲以去主人不禁也魚亦不竭也久之主人有精明者曰池吾之池也魚吾之魚也他人焉得而染指於是高其垣墉厚其棘刺固其扃鑰擇奴之黠且幹者委之非主人之命無得私取一鱗門以外鄉鄰之比屋而居者莫敢過而問焉夜則巡邏警備以防漁者有則以盜論魚自此益蕃育矣一日主人命守者曰魚日多矣而不知其數恐受欺吾將陳而觀之察其多寡小大以權其利設結線數具屏池水而出之不數日水盡涸魚盡見尺計者若干寸計者若干一一籍而計之按日而取之而魚不得水相濡以沫不能久經宿魚盡死矣今夫民猶魚也財猶水也田畝廬舍山海川澤林麓民之池也其有水旱之災疫厲之作盜賊之發交游親戚之緩急猶

鄉鄰之持竿舉網而來風雨星月之乘間而入者也苟無竭其財之原塞其生之路民仰有取俯有給家有餘財皆得補苴而捍禦之民未大病也一旦有心計之吏進綜核之術盡天下之財籠而歸之於上多爲之禁而嚴立之防又籍民之貧富厚薄一周知其數民有尺寸之儲無敢稍自匿者且爲之教令曰衣服無過制飲食無過度冠昏喪祭無相耀交游親戚無相通惟一於奉上急功令無後期其爲民計長久者亦詳且至矣然而民之氣日蹙民之財日耗無他財之原竭而生之路塞也有天地自然之利而不敢取有手足自具之力而無所用水旱不作疾厲不生盜賊無竊發之警親故無通貸之累已岌岌乎有不能終日之勢又不幸而天災流行人事之不測繼起民有駢首枵腹坐以待斃而已此與養

魚之家屏池水而涸之者何以異雖無鄉鄰之蠶食於前遠近業漁者之鼠竊於後亦何裨於萬一哉故曰養魚者無涸其水養民者無竭其財

道不拾遺說

楊繩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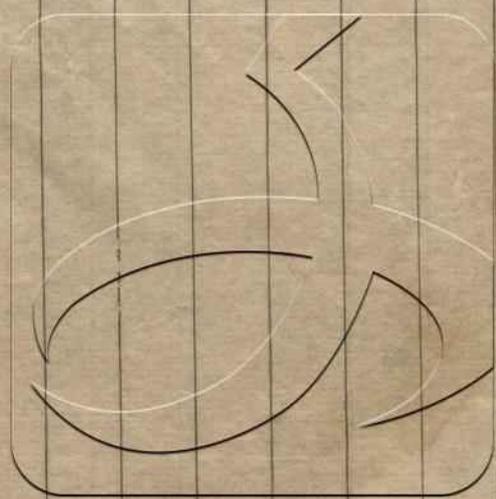
道不拾遺之說始見於史記孔子世家孔子爲魯司寇攝政三月鬻羔豚者無飾賈男女行者異塗塗不拾遺大聖人過化存神綏來動和之化何止於此此猶其淺焉者耳而子產傳亦曰子產相鄭三年門不外閉道不拾遺漢書黃霸傳後漢書卓茂傳亦皆有道不拾遺之語自一聖一賢兩循吏而外見於史漢列傳者復得五人史記商君傳商鞅爲秦變法行之十年道不拾遺酷吏傳郅都爲濟南太守族滅豪猾閭氏衆皆股栗郡中不拾遺義縱爲河南都尉族滅穰氏之屬

道不拾遺漢書嚴延年爲涿郡太守按東西兩高氏各殺數十人郡中震恐道不拾遺後漢書樊煜爲天水太守政嚴猛人有犯政無生出獄者吏人及羌胡畏之道不拾遺道不拾遺之事見於史漢列傳者如此合而論之孔子大聖非後世爲治者所敢望學孔子者亦不必於此一事求之子產衆人之母春秋時賢執政無以過者商鞅太史公所謂天資刻薄人也其治秦法令如牛毛與子產不可同日而語矣而道不拾遺一事何相類也兩漢之世循吏最盛然自黃霸卓茂兩人而外此事竟寂寂無聞而求之酷吏之中則自郅都以下歷歷可指不一而足是何見於酷吏之傳者如此其多而見於循吏之傳者如此其少也豈循吏之治轉不如酷吏歟不然何循吏之所難而轉爲酷吏之所易也論語曰道之以政

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酷吏之道不拾遺畏於法而不敢犯也免而無恥之行也循吏之道不拾遺化於德而有所不爲也有恥且格之驗也此其淺深高下之辨相去懸絕已較然矣且國家致治之本原實不在此三代以前六經所載極盛之治有曰於變時雍曰四方風動曰民大和會未有所謂道不拾遺而其說始見於史記且託始於孔子孔子不以是重也秦漢而下風俗日漓故得之以爲美談然往往出於酷吏之治卽果有之非必盛德事也况以巧宦之謀佐其酷吏之術增飾虛美誣罔上聽本商鞅郢都之行而冒黃霸卓茂之名且欲上竊孔子之似以誣世而惑衆使生於孔子之世必不後於兩觀之誅矣漢張敞有言假使京師先行讓畔異路道不拾遺其實無益廉貪貞

淫之行而僞先天下固不可也儆之言可謂識治體矣

○



國朝文金卷五

之旨不於遊...
 此三代以...
 風動曰民大...
 且託始於孔...
 之以為美...
 也見以巧...
 秋到能之行...
 世而...
 經之...

